

加纳的“格拉姆西”问题：为何小规模非法采金屡禁不止

冯理达

加纳是重要的黄金产国，主要的黄金产地集中在中南部和西部地带。这些地区也是被称为“格拉姆西”(galamsey)的小规模金矿开采最为严重的地区，“格拉姆西”是源自加纳阿散蒂地区的术语，原本是“聚集并出售”的意思，代表了两种小规模采金行为：一种是合法的、正式的小规模采金；另一种是非法的、非正式的小规模采金。两者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向国家主管部门进行注册，而后者未经注册。在当前语境下，“格拉姆西”一般指代未经注册的非法小规模采金活动。非法采金作为一项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了来自各地的青壮年人口。他们夜以继日地在矿坑中劳作，手持镐、铁锹等较为原始的工具进行采掘作业，并用滤网滤沙取金，效率低。工作量大，这一过程还需要使用大量的汞来进行提纯。虽然“格拉姆西”活动单个体量小，但整体规模大。2019 年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加纳国内大约有 500 万人间接或直接从事非法采矿部门的工作。¹非法采金无论是在议会辩论、总统选举，还是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都是一项重大议题，政府对“格拉姆西”的政策，也往往成为党争的焦点。本文尝试介绍加纳的“格拉姆西”现象，并分析“格拉姆西”在加纳屡禁不止的原因。

一、为什么禁止“格拉姆西”

虽然“格拉姆西”已然成为加纳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但政府一直对非法“格拉姆西”采取了严格的禁止措施，尤其是 2016 年，纳纳·阿库福-阿多(Nana Addo Dankwa Akufo-Addo) 就任加纳总统以来，对“格拉姆西”打击更甚。严打“格拉姆西”的政策出台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政府严打“格拉姆西”的直接原因在于，“格拉姆西”对当地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由于采金者缺少回填的技术、资金和意愿，废弃后的矿坑积攒了大量的废水，导致土地难以挪作他用，并且滋生蚊虫，成为疟疾等传染病的温床；附近居民因不慎坠入矿坑而死亡的事件也频频发生；²在开采过程中大量使用的汞等化学物质，也造成了土壤和水质的严重污染，严重损害了附近居民以及工人的身体健康。³河流、土壤、空气以及生物中的汞含量超过安全标准好几倍，致使当地的许多民众都出现了严重的汞中毒症状。尤其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小规模非法采金开始使用大型机械设备，虽然明显提升了开采效率，但是对周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面对“格拉姆西”造成的环境污染，加纳政府受到了来自环保主义团体的极大压力，⁴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在 2020 年竞选连任时也多次表示，不会支持破坏环境的采金活动，并将持续加大打击力度。⁵

如果说非法采金活动带来的环境问题所引发的民怨是政府禁止“格拉姆西”的直接原因，那么依照这一逻辑，同样引发严重环境问题的大型采矿公司，也应遭到政府的严格控制。研究显示，大型采矿公司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同“格拉姆西”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在采矿重镇奥布阿西(Obuasi)，当地大型企业造成的土壤、水体、空气污染，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持久性的危害。⁶但政府一直以来对大型公司引发的环保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之所以没有把矛头对准大型采矿公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同大企业之间利益牵扯颇深——这便引出了政府禁止“格拉姆西”的根本原因，即“格拉姆西”的泛滥触动了政府和大型采矿企业的利益。

首先，加纳大型采矿公司为加纳政府贡献了高额的财政收入，而“格拉姆西”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大型采矿公司的经营活动，自然要遭到政府的打击。

一直以来，外资企业主导的大型采矿公司是加纳的“纳税大户”——在加纳排名前三的大型外国采矿公司合计生产了加纳三分之一以上的黄金，缴税额占政府财政收入的 50% 以上。不仅如此，加纳政府每年还从这些大型公司手中收取高额的特

许经营费, 例如, 仅金罗斯黄金 (Kinross Gold) 和南非金田公司 (Gold Fields Limited) 两家大型企业, 向加纳政府上缴的特许经营费就从 2007 年的 4200 万美元上涨至 2019 年的 2.07 亿美元。⁷ 加纳政府也常常和这些公司存在合作关系, 共同享有某一处矿山的股权。例如在塔夸 (Tarkwa) 和达芒 (Damang) 矿山中, 加纳政府占有 10% 的股权, 剩余 90% 则由南非金田公司和加拿大 IMA 黄金公司占有。此外, 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也拥有一些矿山的股权, 例如国际金融公司 (IFC), 享有加纳杜阿普雷姆 (Iduapriem) 矿山 20% 的股权, 剩余 80% 则由国际大型采矿公司盎格鲁黄金阿散蒂公司 (AngloGold Ashanti) 所有。而“格拉姆西”的开采活动, 往往干扰到了大型采矿公司的作业, 尤其是在土地使用方面, 冲突频发, 一些“格拉姆西”矿工甚至到大型矿企的矿田上偷偷开采黄金, 致使大型公司对“格拉姆西”十分不满。⁸ 在财政上高度依赖大型采矿公司的加纳政府, 在制定对“格拉姆西”的严打政策时, 受到了相关利益集团的极大压力。

其次, “格拉姆西”未经政府部门注册, 经营者因而得以逃税, 国家财政每年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相较于大型企业每年为加纳财政做出的贡献, 85% 的小型采矿者, 即“格拉姆西”是非法经营的, 这些“格拉姆西”经营者处在政府控制之外, 其财务信息难以被税务部门所掌握, 每年高额的逃税漏税对政府而言是极大的损失。例如 2016 年, 加纳自然资源部曾抱怨, 仅当年, 非法采矿就造成了高达 22 亿美元的税收损失。⁹ 尤其是自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加纳政府财政赤字猛增, 为了加大对采矿业的控制, 提高财政收入, 加纳政府不惜动用军队打击“格拉姆西”, 直接采取军事行动破坏、焚毁采矿设备, 抓捕、遣返甚至直接击毙参与非法采矿的人员。¹⁰

采金造成的环境问题是普遍存在的, 这仅仅是政府打击“格拉姆西”的导火索, 而“格拉姆西”给政府财政和大型矿企带来的损失, 才是政府打击“格拉姆西”的主要动力和根本原因。虽然政府对“格拉姆西”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打击力度, 但一直成效有限, 2021 年年初, 加纳政府也公开承认“禁止非法采金, 仍旧面临巨大困难”¹¹ 那么, 既然非法采金在加纳始终遭到严打, 为何民众即便冒着如此之大的风险, 也要参与非法采金? 又是什么因素, 限制了政府采取的措施的成效?

二、民众参与非法采金原因分析

非法采金效率低下, 环境污染严重, 对工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 尤其是在政府严厉打击之下, 继续从事“格拉姆西”具有极高的风险。那么既然如此, 为何加纳仍旧有大量的劳动人口参与到这一产业之中?

首先, 加纳民众参与“格拉姆西”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历史的惯性。

加纳地区的采金产业或可往上追溯 2500 年,¹² 但更为人所知的是公元六世纪至七世纪的跨撒哈拉贸易。这一时期的贸易使今天加纳一带出产的黄金成为远距离贸易的重要商品。丰富的黄金储备刺激古代加纳地区形成了较为复杂且阶级分化的社会, 千百年流传下来的采金技术以及对金矿区位的了解, 构成了近代以来加纳人对采金行业重要的地方性知识储备。¹³ 19 世纪末, 随着殖民主义逐步控制黄金海岸、阿散蒂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 采金业也开始被欧洲, 主要是英国的矿企所垄断, 殖民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政策, 严格限制民间的黄金开采; 加纳独立后, 黄金开采业又被政府所控制, 但即使如此, 阿散蒂省、西部省等金矿产区民众的小规模黄金开采活动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千百年来, 加纳采金传统已经构成了矿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 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 这种历史惯性表现为: 小规模采矿一直是一些家庭的成员所从事的最主要经济活动, 子女继承父辈所从事的工作, 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¹⁴ 在这一活动中传递下来的技术和知识, 也构成了家庭收入来源的最主要依托。1983 年, 加纳政府启动了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经济改革, 1989 年正式允许民间在向政府注册的前提下从事采矿行业, 自此, 国家撤出了对黄金采掘业的垄断, 民间的小规模采金活动迎来了扩张。¹⁵ 据统计, 小规模采金的产量所占加纳黄金总产量的比重已经从 1989 年 2.2% 一路上升至 2016 年的 30.22%。¹⁶

加纳的小规模黄金开采行业之所以能够吸纳如此多的劳动人口, 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惯性的结果。但在今天, 历史惯性难以解释大量人口参与“格拉姆西”。笔者认为, 根本原因在于民众的失业问题。

上世纪 80 年代, 加纳在西方国家压力下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 虽然提升了加纳国民生产总值, 但造成了大规模失业浪潮, 从 1985 年至 1991 年, 加纳大型和中型正规部门 (雇员在 30 人以上的企业) 总就业人数从 46.4 万人下降到 18.6 万人, 五六年间下降了近 60%。与此同时, 4 万余名公务员岗位被裁撤, 2 万多名国企员工被解雇, 纺织等轻工业的许多企业因无力应对外来竞争而破产, 造成更多人口失业。¹⁷ 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的浪潮和加纳国内经济自由化, 尤其是开放小规模采矿的政

策几乎同时出台,许多从大、中型工业部门回流到农村或在城市处于失业状态的工人,被迫流入小规模采矿业。而如今,加纳落后的工业部门,仍旧难以吸收每年数以万计流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为了摆脱贫困,赡养家庭,年轻人只能选择从事小规模采金行业。¹⁸

民众的失业还体现在农业部门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这一点主要是由土地商品化以及大公司对农村土地的大规模控制造成的,其结果是大量被视为剩余劳动力的失地农民流入“格拉姆西”行业之中。

80年代后,加纳在农村土地管理政策上奉行“地方分权”的小政府模式,政府开始放松对土地投资的监管,农村社会中的酋长被加纳政府赋予了更多的权力。1992年宪法确立了酋长不受政府干涉的独立地位,1999年在世界银行和国际援助组织的推动下制定的“土地管理计划”(Land Administration Project),也将酋长对土地的管理权正式化。由此直接推动了土地的交易量激增,土地流转几乎被酋长控制。¹⁹这种政策导致了土地的市场化和商品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收购土地,在破产自耕农或佃农的基础上,建立大型种植园。²⁰其中一些大型矿企,也在1986年加纳政府颁布的、旨在鼓励外国资本对加纳的采矿业进行投资的《矿产和采矿法》的保护下,大量占有耕地,大批农民也因而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在地方分权改革的背景下,加纳政府所肩负的地方发展的责任越来越小。随着跨国农业、矿业公司对土地占有的增多,地方发展的责任作为土地租赁合同的一部分,被交到了用地企业手中。而企业为了减少失去土地的农民的抗争活动,也表示愿意承担一定的所谓“社会责任”。但实际上,企业收购土地后,虽然建立起了部分基础设施,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土地—劳动力关系,把农村发展和企业盈利进行捆绑,更使得农民的就业稳定性被暴露在不稳定的市场风险之下。而企业本身的逐利性以及有限的岗位提供能力决定了企业不可能帮助地方发展并解决大量适龄人口的就业问题。²¹结果是,那些因土地被大型公司占有而失去生计的本地人,既无法被企业长期雇佣,也无法从事以往的农业,只能被迫依靠小规模采金及其相关产业营生。而大型矿业公司垄断了成片的富矿地带,只剩下那些处于边缘的小片土地,这也成为西方的矿业巨头为当地人留下的仅剩的“生存机会”。

除了以上因素之外,加纳矿业政策的漏洞也为民众通过非法采金获取更多利润提供了条件。

在加纳,小规模采矿需要经过注册才会被视为合法。但较高的注册费用、繁琐的办理手续以及极低的处理效率,构成了非法小规模采金向合法小规模采金转型的直接障碍。但更重要的是,加纳政府允许非法的“格拉姆西”所产的黄金在市场上流通,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在享受到正规采矿所带来的好处的前提下,规避正规采矿的注册所带来的税收、手续成本等方面的麻烦。²²

总之,在加纳,人们从事小型采金行业,一部分是基于历史的连续性,但更多的是民众在无法受雇于正规的行业、无法获得在大型矿场工作的机会,同时往日的农业因失去土地而难以为继之后,迫于生计的压力而做出的无奈的选择。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加纳的劳动力选择流入“格拉姆西”,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历史文化的影响,但失业及贫困才是人们不惜冒着被政府打击的风险,也要从事非法采金的根本原因。

三、政府打击“格拉姆西”成效有限的原因

加纳政府打击非法采金的主要手段是武力。而非法采金是由利益驱动的,并非是一种道德问题,因此武力难以从根本上杜绝非法采金。政府应该着手推进适龄人口参与正规部门的就业。近些年来,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加纳政府也开始试图通过就业替代模式——尤其是发展综合农业解决非法采金问题。例如2017年,阿库福—阿多总统出台了多边采矿综合项目(Multilateral Mining Integrated Project),该项目旨在通过一系列环境补救措施,在旧有的小规模矿场上发展农业综合企业,为采矿社区创造就业,并加强对采矿产业的监管。²³但一直以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制约了政府打击非法采金的成效。

一是,加纳两大党之间围绕“格拉姆西”政策的倾轧,导致了政府内部难以形成对“格拉姆西”的政策共识。

1992年加纳“民主化”改革以来,形成了以新爱国党(New Patriotic Party)和全国民主大会(National Democratic Congress)轮流执政的两党制局面。²⁴两党在大选中垄断了超过90%的选票,且得票率差距较小,例如在2008年和2012年的大选中,两党票差仅在4%以内。竞争十分激烈。²⁵围绕“格拉姆西”议题,加纳政坛出现了十分诡异的局面:执政党往往采取强硬立场,对“格拉姆西”倾力围剿,在野党则对“格拉姆西”采取同情态度,对政府的打击措施暗中掣肘;而一旦在野党成为执政党,则又会强硬对待“格拉姆西”。在两党制下,“格拉姆西”问题俨然成为了政党斗争的工具。

例如, 2006年底, 当时的执政党新爱国党政府发起了“驱逐”(Flush-Out)行动, 许多“格拉姆西”矿工的设备被没收、销毁。而此次行动则成为了反对派全国民主大会选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民主大会在一些场合发表了同情“格拉姆西”的言论, 该党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约翰·阿塔·米尔斯(John Atta Mills)不断指责新爱国党的“格拉姆西”政策, 并在集会中质问新爱国党为什么不把“格拉姆西”矿工当加纳人看待。但讽刺的是, 2008年米尔斯赢得选举后, 此时处于反对阵营的新爱国党则摆出同情“格拉姆西”的态度: 2016年, 在奥布阿西(Obuasi)的竞选中, 新爱国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阿库福-阿多反过来指责全国民主大会政府派遣军队驱逐“格拉姆西”矿工的行为。²⁶

加纳政府的这种“分裂”态度, 也给了“格拉姆西”利益团体利用的机会。2016年大选前后, 闲散的矿工们开始破坏各个政党的办公室, 并高喊着“没有格拉姆西, 就没有选票”(no galamsey, no votes)的口号, 要求总统阿库福-阿多停止打击他们的作业。而在2020年的大选中, 全国民主大会候选人约翰·马哈马(John Mahama)再次对“格拉姆西”矿工发出同情的信号, 表示如果自己当选, 将“赦免所有因参与‘格拉姆西’而被捕的人”, 并提出为小规模采矿活动提供更多的支持。²⁷

这一现实说明, 政党政治引发的分歧破坏了政府对“格拉姆西”的政策共识, 在政府内部制造了分裂, 对打击“格拉姆西”的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是, “格拉姆西”背后有着复杂的利益链条。

首先, 在某处进行非法采金活动, 必然要同占有土地的酋长进行利益交换。在加纳, 80%的土地作为所谓“公共土地”处在酋长的托管之下, 而随着加纳政府在土地改革中赋予酋长更多不受约束的权力, 酋长利用对习惯法的解释权, 逐渐将“公共土地”转型为酋长私人土地。在一过程中, 酋长对土地的肆意出售、租赁流转现象屡见不鲜。许多证据显示, 酋长在把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格拉姆西”矿工之后, 每年能够从土地使用者手中获得许多好处费, 以酋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依靠非法采矿所获取的利润, 构建起了一整套利益网络。²⁸酋长往往会庇护那些受到打击的非法采矿活动, 使政府难以获取精准的信息。

其次, 非法小规模采金与合法小规模采金之间虽然有着一道官方注册手续组成的隔膜, 但是在实际中, 人们难以区分合法与非法产出的黄金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 正式与非法黄金供应链是高度交互的, 二者共享同样的中间商与贸易渠道, 那些获得了政府许可的私人黄金营销商以及政府拥有的贵金属营销公司, 都会从私人手中购买低于当日现价的黄金。这意味着, 纵使官方严厉打击非法采金行为, 但政府本来就置身于同非法采集者的贸易网络之中, 难以脱身。²⁹

最后, 一些政府官员、议员甚至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 亲自参与到了“格拉姆西”的产业链之中。正如有学者指出, “格拉姆西”泛滥, “议会有罪, 一些议员有罪, 一些部长有罪。”³⁰在政府对“格拉姆西”清剿的过程中, 经常会发现疑似具有官方背景的“格拉姆西”运营商的参与。国会议员肯尼迪·阿吉阿蓬指出, “如果总统不打扫他的房子, 我们就不会赢”, “破坏者在内部, 而不是来自外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³¹这说明, 在政府打击“格拉姆西”的背后, 存在着一条暗线在涌动, 政府的政策成果不可避免地受到利益集团的消极抵抗或干扰。

结语

近几十年来, 随着金价的上涨, 加纳“格拉姆西”呈现出了一种国际化趋势, 越来越多来自周边国家以及亚洲等国的非法移民通过海陆边境潜入加纳, 从事“格拉姆西”。其中最受关注的要属来自中国的非法采金者。对于中国非法采金者问题, 加纳本地以及国际媒体的夸大使许多加纳人将“中国人”同“非法采金”划等号, 一些媒体甚至暗示加纳非法采金的泛滥和中国投资者的到来有直接关系,³²把中国移民和店铺当作“格拉姆西”肆虐的“出气筒”和“替罪羊”的报复性袭击行为在前几年也频频发生。而国内一些媒体的渲染, 也使中国人作为“加纳淘金客”的印象“深入人心”。例如2017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上映后, 剧中贪官丁义珍潜逃非洲淘金, 然后被当地武装人员击毙, 更是使加纳非法采金被更多人关注。非法淘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加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 中国政府很早就已经承诺将帮助加纳政府迅速遣返任何被发现从事非法采矿的中国人。

笔者认为, 中国非法移民问题固然值得重视, 但“格拉姆西”问题产生的关键不在中国移民, 而在加纳国内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加纳驻华大使博阿滕也曾指出, 非法采金活动确实是加纳的问题, 而不是中国单方面的。³³具体来讲,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加纳人民能否享有充分就业的社会环境——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 加纳民众从事“格拉姆西”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众的失业, 对于那些“格拉姆西”肆虐之地的居民来说, “格拉姆西”既是痛苦之源, 又是生存之道。为此, 政府需要减少新自由

主义改革以及强烈的私有化倾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将更多的政府开支用于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加大对大型矿业企业的监管力度，更加关注矿区居民的生存状态。而在政府内部，两党之间也应该在针对“格拉姆西”的政策等重大议题上避免分裂，尽快达成共识。

冯理达，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社科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研究国家为加纳。

- 1 “5 Million employed in illegal mining sector- report”, <https://www.businessghana.com/site/news/general/197505/5-Million-employed-in-illegal-mining-sector-Report#:~:text=Five%20million%20Ghanaians%20are%20directly%20and%20indirectly%20employed,%28ISSER%29%20of%20the%20University%20of%20Ghana%20has%20revealed.>
- 2 “41-years-old man dies in mining pit at Akyem Dokyi”, <https://www.ghanaweb.com/GhanaHomePage/NewsArchive/41-year-old-man-dies-in-mining-pit-at-Akyem-Dokyi-1205269>
- 3 Richard. A. Kuffour, Benjamin. M. Tiimub, D. Agyapong, “Impacts of Illegal Mining (Galamsey) on the Environment (Water and Soil) At Bontefufo Area in the Amansie West District”,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Earth Science*, Vol. 8, No. 7 (2018), <https://www.iiste.org/Journals/index.php/JEES/article/view/43372/44686>.
- 4 Daniel Kpienbaareh, “The Rise of the Fourth Estate: The Media,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the Fight against Illegal Mining in Ghana”,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15, 2021, pp. 69-84.
- 5 “Election 2020: My stance on galamsey won’t change - Akufo-Addo”, *GhanaWeb* (December 2, 2020), <https://www.ghanaweb.com/GhanaHomePage/NewsArchive/Election-2020-My-stance-on-galamsey-won-t-change-Akufo-Addo-1123952>.
- 6 Pei Man Jessica Wan, “Environmental Justices and injustices of large-scale gold mining in Ghana: A study of three communities near Obuasi”,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 Vol 1, Issue 1, March 2014, pp. 38-47.
- 7 Arnaud Liege, “Galamsey in Ghana: A Policy Impasse?” <https://www.miningreview.com/west-africa/galamsey-in-ghana-a-policy-impasse/>.
- 8 Daniel A. Bagah William Angko John Paul Tanyeh,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Small Scale Mining Nexus: Emerging Trends and Challenges in Northern Ghana”, *Developing Country Studies*, Vol.6, No.2, 2016, pp. 38-45.
- 9 Stacey Knott, “All that glitters: Ghana battles illegal mining”, <https://phys.org/news/2017-08-glitters-ghana-illegal.html>.
- 10 Marin Asiedu-Dartey, “400 extra soldiers deployed to fight galamsey”, *3NEWS*, (May 7, 2021), <https://3news.com/400-extra-soldiers-deployed-to-fight-galamsey/>
- 11 “Fight against galamsey under Akufo-Addo largely successful-Kan-Dapaah”, *GhanaWeb*, (February 10, 2021), <https://www.ghanaweb.com/GhanaHomePage/NewsArchive/Fight-against-galamsey-under-Akufo-Addo-largely-successful-Kan-Dapaah-1176844>
- 12 Richard Jackson, “New mines for old gold: Ghana’s changing gold industry”, *Geography*, Vol.77, No. 2, 1992, pp. 175-178.
- 13 (美) 拉尔夫·奥斯汀：《非洲经济史：内部发展与外部依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 14 Kwadwo Afriyie, John Kuumuori Ganle, *The good in evil: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galamsey industry in Ghana*,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44:4, 2016, pp. 493-508.
- 15 Gavin Hilson, “Harvesting mineral riches: 1000 years of, gold mining in Ghana”, *Resources Policy*, Vol.28, 2002, pp. 13-26.
- 16 Benjamin A., “Teschner, Small-scale mining in Ghana: The government and galamsey”, *Resources Policy*, Vol.37, 2012, pp. 308-314.
- 17 Gavin Hislon and Clive Potter,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Subsistence Industry: Artisanal GoldMining in Ghan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36, Issue 1, March 2005, pp. 103-131.
- 18 Kwadwo Afriyie, John Kuumuori Ganle, *The good in evil: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galamsey industry in Ghana*,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44:4, 2016, pp. 493-508.
- 19 Kristina Lanz, Jean-David Gerber, “Land Grabbing, the State and Chiefs: The Politics of Extending Commercial Agriculture in Ghan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49, Issue 6, July 2018, pp. 1526-1552.
- 20 Lorenzo Cotula, *The Great African Land Grab?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and the Global Food System*,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2013.
- 21 Theresa Garvin, Tare K. McGee, “Community-company relations in gold mining in Gha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Vol.90, Issue 1, January 2009, pp. 571-586.
- 22 Ibid.
- 23 Implementation of anti-galamsey plan to cost \$150 million”, <https://citifmonline.com/2017/07/implementation-of-anti-galamsey-plan-to-cost-150-million/>.
- 24 Cyil K. Daddieh and George M. Bob- Milliar, “Ghana: The African Exemplar of an Institutionalized Two- Party System?” Renske Doorenspleet, Lia Nijzink, *Party Systems and Democracy in Africa*,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2014. pp. 107-128.

- 25 Peace FM Online, <http://ghanaelections.peacefmonline.com/pages/ndcvotes2019/president/>.
- 26 Dr Abdul-Gafaru Abdulai, "FINDINGS: Competitive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combating illegal mining in Ghana", <https://www.effective-states.org/beyond-the-resource-curse-the-political-economy-of-mining-and-inclusive-development-in-ghana/>.
- 27 Stella Amoyaw, "I will grant amnesty to all arrested Galamsey operators – Mahama", <https://www.myjoyonline.com/i-will-grant-amnesty-to-all-arrested-galamsey-operators-mahama/>.
- 28 Sabine Luning and Robert J. Pijpers, "Governing access to gold in Ghana: in-depth geopolitics on mining concessions", *Africa*, 87(4), 2017, pp. 758-779.
- 29 Benjamin A. Teschner, "Small-scale mining in Ghana: The government and galamsey", *Resources Policy*, Vol.37, September 2012, pp. 308-314.
- 30 Dr Abdul-Gafaru Abdulai, "FINDINGS: Competitive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combating illegal mining in Ghana", <https://www.effective-states.org/beyond-the-resource-curse-the-political-economy-of-mining-and-inclusive-development-in-ghana/>.
- 31 Andy Ogbarmey-Tetty, "Akufo-Addo's failure to fish out NPP members contributed to defeat in initial 'galamsey' fight-James Agalga", <https://www.myjoyonline.com/akufo-addos-failure-to-fish-out-npp-members-contributed-to-defeat-in-initial-galamsey-fight-james-agalga/>.
- 32 例如：Joseph Hammond, "Sweet and Sour: China in Ghana", <https://thediplomat.com/2019/12/sweet-and-sour-china-in-ghana/>; 以及 Kwasi Gyamfi Asiedu, "How a long Ghanaian cartoonist stoop up to China", <https://qz.com/africa/1137709/how-a-lone-ghanaian-cartoonist-stood-up-to-china/>
- 33 《专访加纳大使：赢得非洲信任 中国需更多软实力》，<https://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8-03-30/101228807.html>.

《区域观察》	
<p>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p> <p>海淀区清华园 1 号 中国,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 205 室 电话: +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 http://iias.tsinghua.edu.cn/</p>	<p>协调人: 张静</p> <p>本期执行编辑: 高良敏、郑楠</p> <p>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霆懿、李宇晴、杨崇圣、何演、周燕、郑楠、 段九州、高良敏、傅聪聪</p>
<p>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引用请注明出处。</p>	